

# 從小學教育看香港兒童文學的創作與出版

莊 苓

兒童文學是根據教育兒童的需要，專為廣大兒童創作或改編，適合他們閱讀、能為他們所理解和樂於接受的文學作品。它既有一般文學的規律，又有本身的特點，通俗易懂，生動活潑，適應不同年齡階段的兒童的智力、興趣和愛好，成為向兒童進行思想教育、知識教育的有效工具。<sup>1</sup>

教師如果能夠適當地使用兒童文學，它將有助於培育學生的心智發展。

吳鼎在《兒童文學》一書內，列出了兒童文學對兒童心智發展各方面的功用包括有：培養學生品德、陶融兒童思想、啟發兒童思想、增進兒童知識、發展兒童想像、豐富兒童興趣、增進兒童能力(如記憶、理解、觀察、欣賞、思考、判斷、研究等能力)、發展兒童人格。<sup>2</sup>

據我在小學兩次實習期間觀察所得，我深深覺得喜愛閱讀的學生比起一般學生有以下三個明顯的特點：

一、寫作能力強。喜愛閱讀的學生作文成績比一般學生高。他們的作文，詞彙豐富，句式多樣，思路寬廣，是一般學生所無法比擬的。

二、理解能力強。喜愛閱讀的學生知識面比較寬廣，知識面寬廣有助於對問題的融會貫通，所以對各科——特別是文科的理解力都比一般學生強。

三、品行好。喜愛閱讀的孩子通常比較文靜，有一種較高雅的氣質，很少聽到這類學生講粗話或打架，他們的品行多在甲、乙之列。

教育署出版的《中文通訊》(1990年總42期)和獲益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《童年》內，有不少名人、作家都提到兒童文學在他們成長過程中所產生的重要意義。

教育署公布的《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(1990)》，把「課外閱讀」與「讀文教學、寫作教學、說話聆聽教學、寫字教學」，並列為小學中文科的五大教學環節。<sup>3</sup>

對於指導小學生在課外閱讀兒童文學讀物的意義、作用，以及在小學教育中的重

1 蔣風：《兒童文學論述選集》(長沙：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，1982年)，頁1-10，23-32。

2 吳鼎：《兒童文學研究》(臺北：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88年第九版)，頁106-11。

3 香港教育署：《小學課程綱要·中國語文科》(1990年)，頁7-8。

要地位，相信不會有異議。可是，在思想深處，許多教師往往把它視為可有可無或間時有、忙時無的一環。

《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(1990)》是這樣安排課外閱讀的分量的：「課外閱讀的次數和每次閱讀分量，可視學生程度和安排的時間而定。」<sup>4</sup>

我以為，對課外閱讀的次數、分量起碼也應訂個上限或下限。如今，教育署出版的《課程綱要》不作規定，正為部分教師輕視對兒童課外閱讀指導找個藉口。部分教師對兒童文學在小學教育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，因而對鼓勵、指導小學生課外閱讀兒童文學不力，這也是造成目前小學生閱讀風氣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## 二

兒童文學讀物有兩個來源：一、古代的寓言、童話，可分為外國的（如：安徒生童話、《伊索寓言》）和中國的（如：成語故事、《西遊記》）兩類；二、現代兒童文學，也可分為內地的（如：嚴文井、金近的作品）和香港的（如：阿濃、何紫的作品）兩類。由於時空的隔閡，當代的香港兒童對中外古代的寓言、童話以及內地的現代兒童文學很難接受，這就造成了他們對本地創作的兒童文學的殷切需求。

可是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，香港兒童文學的創作一向冷清。七十年代末期，廣東著名作家秦牧問香港兒童文學作家何紫，香港有多少兒童文學作家，何紫答以「半個」。到了八十年代，在香港兒童文藝協會的推動下，總算拉起了一支香港兒童文學的創作隊伍：何紫、阿濃、東瑞、嚴吳嬋霞、宋詒瑞、周蜜蜜。但是進入九十年代，這一支創作隊伍有的去世，有的移民，有的忙著工作，又顯得十分凋零。能夠堅持創作兒童文學的作家已寥若晨星，最令人擔憂的是肯走這條路的年青人越來越少。如果說香港兒童文學已到了後繼無人的地步，相信不是誇大之詞。<sup>5</sup>

說到兒童文學出版社，八十年代末期，以出版兒童文學為主流的出版社大小小有十來家，時間不過五、六年，那些出版社紛紛改為出版其他書籍，例如實用書、消閒類畫冊或兒童知識性書籍。如今，繼續出版兒童文學讀物的似乎只有一兩家。

據「八八中文圖書展覽」特刊上的統計，香港暢銷書依次排列為：

1. 軟性小說；2. 兒童書；3. 財經及中國問題；4. 時代曲；5. 漫畫；6. 辭書和工具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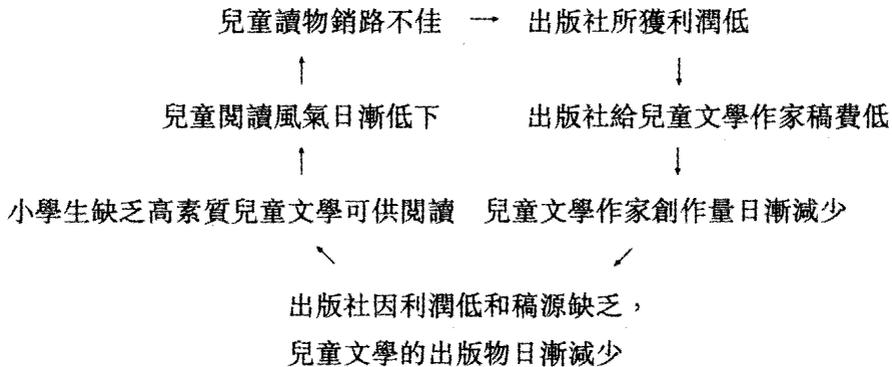
4 香港教育署：《小學課程綱要·中國語文科》(1990年)，頁30。

5 本港兒童文學作家東瑞在《香港兒童圖書出版的新趨勢》(《獲益之友》第17期)爭辯說，近一兩年來有一批兒童文學新人正在崛起，但是一般認為，這些兒童文學新人的創作無論在質或在量方面暫時都還未成氣候。

兒童書八年前(1988)在暢銷書榜上名列第二！可是兒童文學書這樣風光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現在，在某些報紙上每月刊登的暢銷書榜上，再也看不到兒童文學書了。

兒童文學市場的萎縮，我們也可以從書店對兒童文學書的擺放位置觀察得到。香港沒有一家書店是專門售賣兒童書的。我去幾家大規模的書店看過，他們都把兒童書轉移到書店的一個最不起眼的角落。而且，各書店舉行的「每周推介」或「每月精選」之類推廣書籍的活動，最常見的是現正當道的有關投資、美容、烹飪、富豪發達秘訣等書籍。就連在兒童閱讀的旺季——寒假和暑假，兒童文學讀物也未曾成為書店宣傳推廣活動的主角。一些小規模的書店，更是把兒童書「束之高閣」——不是放在書架的最高一層，就是鎖在玻璃櫃內。小孩子連翻閱的機會都沒有，怎麼會有興趣去買呢？<sup>6</sup>

為甚麼香港兒童文學讀物的創作與出版會日漸萎縮呢？出版商和兒童文學作家大多歸咎於香港兒童(小學生)的閱讀風氣低落，而學校的教師和學生則埋怨可供閱讀的高素質兒童文學作品太少。這裏顯然存在著這麼一個惡性循環：



如果不想辦法解決這麼一個怵目驚心的惡性循環，那麼兒童文學讀物的創作與出版就只有壽終正寢了。

### 三

那麼，誰來拯救兒童文學讀物？有人說應該籲請政府資助，有人說要敦促兒童文學作家和出版社多作一些貢獻。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要從提高兒童的閱讀風氣入手，而提高兒童的閱讀風氣，責任又在教師身上。

6 兒童文學書籍在書店受到冷待，本港語文工作者莊澤義在《我們也許並不了解孩子》(教育署《中文通訊》1990總42期)和兒童教育工作者蔡黎悅心在《書店的兒童讀物》(《父母世界》1994年9月號)都先後批評過，可見這種現象早已有之，只不過於今為烈罷了。

教師該如何引導學生呢？我以為有幾點可以馬上著手去做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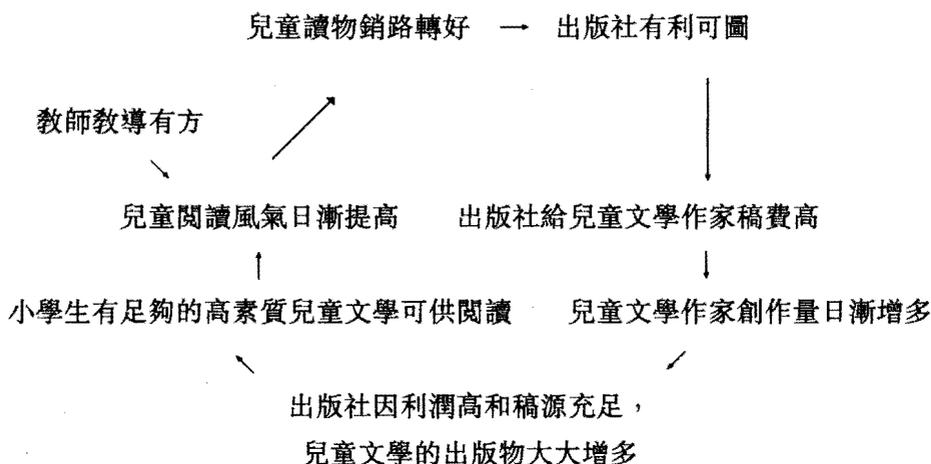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，把指導學生閱讀兒童文學列入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計劃，訂出每學期學生課外閱讀的次數、分量和書目。語文科主任負責督促跟進課外閱讀計劃的執行情況。

第二，配合兒童文學課外閱讀，開展一些提高學生閱讀興趣的活動，如：出版閱讀報導壁報；把兒童文學編成短劇表演；開展兒童文學朗讀活動；請香港兒童文學作家來校與學生見面、座談。

第三，鼓勵學習成績好的學生參加教署推行的學生課外閱讀計劃，如果計劃完成得好，即予以適當的獎勵，如：閱讀報告貼堂；在全校舉行的集會上表揚；推薦參加社會上舉辦的閱讀報告比賽；適當的物質獎勵。

第四，應該鼓勵有條件的教師積極參與兒童文學的創作。教師與少年兒童朝夕相對，對兒童的心理、行為、不同個性了解得最為清楚，觀察最為細緻，所以，有文學素養的教師參與兒童文學的創作，應該得到支持和鼓勵。

一旦教育署熱心提倡，再加上教師引導有方，兒童的閱讀風氣定會有所提高，上面所說的惡性循環便有希望改為良性循環：



在這裏我希望政府、學校、教師、家長和學生各方面能互相配合，為香港的兒童文學出一分力，為兒童文學開拓一條新路。兒童文學繁榮了，反過來促進小學生的閱讀風氣，並且大大提高小學語文教學水平——這一點我在本文開頭已經談到，毋庸再多贅言了。